

迷宫意象

——一个体的抵抗之路

The Image of Labyrinth:
the Way of Individual Resistance

金鑫 JIN Xin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路易斯·康、勒·柯布西耶、安藤忠雄等三位建筑师特殊语汇的简要回顾,提取和比较三者作品中的迷宫意象,并初步说明迷宫同城市现实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路易斯·康, 勒·柯布西耶, 安藤忠雄, 城市, 迷宫

Abstract: Reviewing on the special vocabularies of architects Louis I Kahn, Le Corbusier and Tadao Ando,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briefly discuss the image of labyrinth extracted from the three's works and explore the tension between city and labyrinth.

Keywords: Louis I.Kahn; Le Corbusier; Tadao Ando; City; Labyrinth

从1960年代初到1974年去世,路易斯·康(Louis I.Kahn)多次往返于美洲和次大陆之间,在那里,他第一次有机会将关于理想集会建筑的设想及相关建筑理念在整个城市尺度上展开。虽然由于政治和康个人的原因,达卡的城市设计并未完全实现,但它对次大陆建筑和建筑学教育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昌迪加尔(Chandigarh)所进行的远为激进的实际。

毫无疑问,孟加拉的国会综合体(Capital Complex, Dhaka, Bangladesh)不仅包含了康最成熟的建筑语言,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城市实践。它是关于城市和建筑的双重图腾,一方面隐喻了城市结构在时间中的生长,关于这一点,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学》(Architecture of City)中已有详细的

讨论;另一方面,它实现了罗西的类型学教条——城市和建筑的一体化。

孟加拉国会综合体是路易斯·康的理想城市,一座热带三角洲上的迷宫,它所揭示的意义来自其内部深刻的矛盾性。区别于现代主义将透明性和民主相联系的建筑价值取向,康将孟加拉所期待的民主安然寄放在达卡的重重废墟之中,在一片混沌的泽国之上,康的迷你城市既指向未来又返回过去,国会综合体体现了康的理想集会建筑的最后形态——迷宫。事实上,从这一点出发,人们既可以反身重新审视现代主义建筑和立体主义的关系,同时它又导向了一种空间的自我完成——它使自己变得复杂而深不见底,表达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反抗外部力量的干涉,不管这种力量是政治的还是资本的。

理想集会建筑——或者康的类型,最早出现在唯一神派教堂的设计中,它包含了稳定的中心及围绕中心的回廊(图1)。在更为复杂的项目中,回廊的设置可以连接其它功能不同的房间。康谈到:“……于是我设置了一条回廊,它出于对以下事实的尊重,你并不一定要参与到正在圣堂中被讨论的事或激起的情感。你也可以随意的走开”^[1]。回廊既是一种功能的安排,但从体验的角度来讲,它提供了某种仪式性;它暗示了徘徊,将建筑的防御功能和人的心理经验隐喻在一种空间的基本结构之中。

达卡的国会建筑是该语言最完善的体现,该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想集会建筑同样重复了中心和回廊的主题,只是其中的回廊已经在三维空间中得到了发展,它隐藏在了抽象的几何形式之后(图2)。康曾经谈到,议会大厅是一个“世界

作者单位: 金鑫,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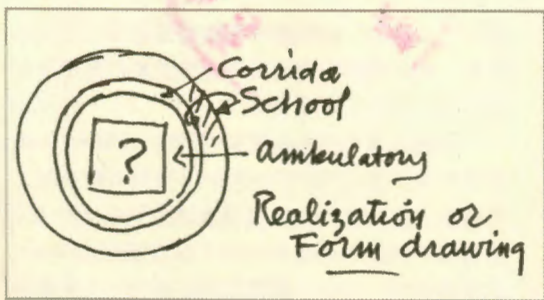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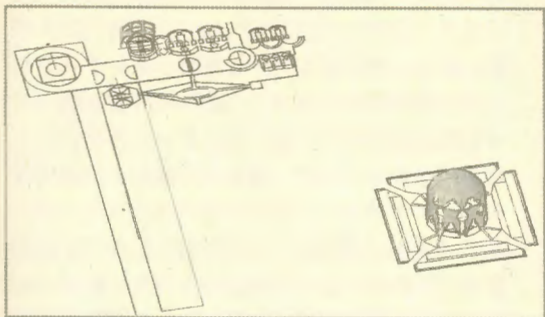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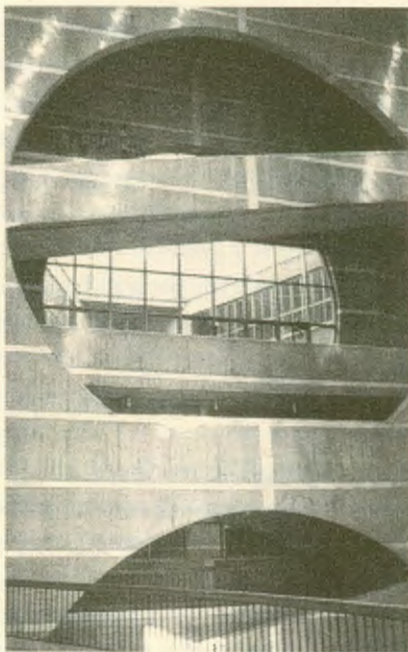


图2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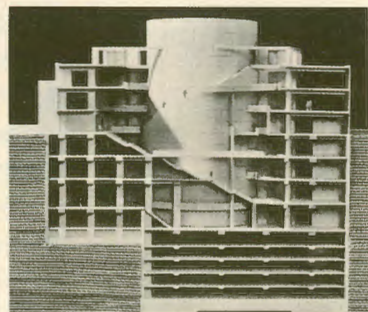


图5

中的世界”(A world within a world)，一圈上下的楼梯环绕着中心，从建筑语汇的角度讲，康的竖向服务空间取代了横向服务空间，成为赋予建筑灵感的关键要素，并且其功能等级——服务，对应了隐喻世界里的位置——防御。

矛盾性是路易斯·康讨论的关键词之一，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将它总结为“激进的当代技术”和“保守的集体记忆”^[2]。另一方面，在康的迷宫世界中，人们可以看到清晰和复杂的角力，防御性的迷宫包裹了中心明确而宏大的结构叙事。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得到了表达，虽然它们都是人性中的部分，但在现代主义中却被驱赶了出去，后者宣称一种“单向的进步”。^[3]对此盖里·加尔特(Gerry Coulter)评论道：“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思想领域内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辩证法和矛盾性的关系。康对矛盾性抱有少见的好感；又和其他更晚近的思想者类似并不为简单的辩证法和综合理论所动。矛盾性是理解康对现代主义单向进步的反转的关键……这一对矛盾性的肯定也出现在了她的唯一神教派教堂、沙克生物研究所中，并反复在那些未建成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它完善于印度管理学院，而在孟加拉的国会建筑中达到其顶点。就如同他在印度管理学院中所使用的倒置的拱券，康继承了至少从李奥纳多·达·芬奇时代就开始流传的西方古代思想”。^[4]

从康的角度来说，理想集会建筑模式之所以能够将建筑和城市统一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其中的一套严谨的空间构成技术，而在于建筑和本质的本质。康认为建筑起源于房间，房间是建筑中的最小单位，建筑则是“房间的对话”；城市起源于聚集，而学校、教堂、公共建筑的本质也寄托在聚集之中；城市 and 建筑一体的信条以及二者复杂的本质使康将它们归结为迷宫。事实上，康认为城市中心的本质是“贯穿起伟大建筑和人的行为的步道迷宫”^[5]，此概念最直接地体现在伊斯兰阿巴德的总统府项目(President Estate, Islamabad)中，在这里，迷宫并不单单处于建筑之中，它还成为整个城市设计的特征；外围的交通体穿行于墙体和拉长的阴影之间，它们除了对当地炎热日光的抵抗就只剩下使人徘徊和迷失的忧伤废墟(图3)；同时，建筑之间通过这层空间的表皮彼此联系，在建筑群中的运动体验和皮达内西(G. B. Piranesi)画中的视觉监狱极其类似(图4)。在康的后期语言中，废墟和迷宫同时存在，前者是对于外部的观察者而言，后者则是一种内部体验。

事实上，迷宫的语言远远不是康的独特发明，康所做的不过是将它安放在了一个特殊体系的敏感位置之中；相反，迷宫揭示了早期现代主义对立体的复杂性的迷恋。柯布西耶当然是这一

图1 康的理想集会建筑模式的层状结构

图2 国会建筑议会大厅廊道

图3 电脑模型，伊斯兰阿巴德的总统府，每个建筑都由明确的中心和迷宫般的废墟表面组成

图4 皮达内西的视觉监狱

图5 安藤忠雄：城市中的竖向迷宫

语言的大师，和康不同，柯布西耶建筑中的迷宫特征具有立体主义绘画的血脉。柯布西耶也从未打算把他的迷宫限制为一种防御体系，而是将其贯穿到空间的每一个分支中——迷宫被发展成为了路径，这使他能够将运动的空间体验和比例的古老价值观调和起来，物体再也不是在一个点上被观看，而是在一条行进的路径中——柯布西耶将之命名为“散步建筑”。即使如密斯（Mies Van Der Rohe）这样的古典主义者也在早期的巴塞罗那馆（Barcelona Pavilion）中实验了由不均匀排布的墙体隔断及材料的透明和反射造成的迷离效果。

毫无疑问，柯布西耶将立体空间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正如董豫赣所揭示的，新建筑五点因此得到了联合，成为一个完整建筑的五要素，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教条^[6]。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即是对柯布西耶这一时期探索的总结，它具有精巧复杂的内部和抽象的盒体外观，既模仿了机器零件环环相扣的特性，又希望复活雅典卫城的空间经验。同时，它从地面到屋顶的路径延伸蕴含在了柱板结构的可能性之中，康的砌体结构则不允许这一点。

柯布西耶的空间迷宫是当时建筑可能性的自我实现，而远东的安藤忠雄（Tadao Ando）则自觉地以迷宫作为抵抗的手段，同时丰富了它的内涵。安藤的建筑语言显得独一无二，又深深地和欧洲的第一代大师相联系，密斯的简洁被继承下来，转变为东方式的洗练。当然，最主要的影响仍然来自柯布西耶，也许从不断模仿柯布西耶的草图开始，安藤已经在反复勾画自己的复杂空间，但是，被观看的不是空间中的物体，取而代之的是由抽象的自然要素组成的小宇宙。住吉的长屋（Row House Sumiyoshi）成了安藤的原型，这个建筑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无中生有或者小中见大，它隐喻了凌乱破碎的城市和个人心灵的关系。如果说住宅在安藤那里能够成为一处完整的小宇宙，那么它自我完整的意义正来自于对城市的反抗，这一点和康所提出的“世界中的世界”类似；但安藤又同柯布西耶一样并不打算为这个世界安置一个正式的中心，一切皆在运动和往复中。

如果说迷宫的意象暗示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个人世界，那么安藤同样在公共建筑中使用着这一语言，这一点使他的建筑语汇超越了手法，从而使人们对其建筑的起点感到好奇。安藤对城市实

施了针灸疗法，他拓展了迷宫的普遍性，后者被作为一种与均质化针锋相对的典型意象而反复出现。

安藤建筑中的墙体强制性地人和外在环境隔离开来，这一点使评论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作品的内部，它的东方情调和西方语言的转换，却忽视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从住吉长屋开始，安藤建筑的一系列发展可以被概括为“天井中的竖向迷宫”（图5），那么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意象对城市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当一个人造的迷宫被嵌入城市无序的乱流，将会发生什么？该问题可以进一步展开而被表述为：建筑师的个人城市写作对城市有何影响？这一活动是否和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成功书写一样，具有城市精神上的奠定作用？

与安藤的英雄柯布西耶不同，现代主义的英雄主义时期早已过去，建筑师再也无法成为城市政治中有力的参与者。在资本和政治的双重钳制下，建筑师可以思考、可以活动，但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手中最有力的也是唯一的武器仍然来自建筑学遭到质疑的内部信条：空间、几何、构图、细部……如此等等的技术手段。一个建筑师凭借它们在城市中进行游击战，将迷宫搅起的神秘漩涡推入城市均质、无个性的现实中。从诗意的层面，我们当然能够把握迷宫和城市的矛盾性，现代主义是当代大都市的缔造者之一，同时又留下了对它的诅咒；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建筑学语言的纵深和广度，城市和建筑师个体所制造的独特意象的关系就如同大白话和典雅辞章，两者都不过是语言丰富性中所蕴含的极端情况。

柯布西耶的运动弥漫到了整个建筑当中；路易斯·康明确地复兴了建筑的中心；运动中的体验和静止的冥想在安藤的建筑中都能够找到。从语言上来说，安藤同样依靠墙体的铺排来展开和控制路径。事实上，在东方，路径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该词汇和它连带的哲学思想以及更具体的匠人之思成为了一条理解东方建筑的主要线索，这一对位置经营的认识直接来自其它的艺术门类，它和东方画论的关系已经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而在文学艺术中，这一联系同样发人深思，迷园的意向历来就是东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深刻寄托，它和古代城市喧嚣的矛盾远远比不上现代城市中的极端情况，文人们也早就学会了以它回避残酷的暴政。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区分了“迷楼”和“迷宫”这两个东西方文化中的类似物,该定义同样有利于我们对复杂性和完整性的认识:“……隋炀帝的迷楼。在迷楼中,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置身何处,他从一个房间漫游到另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给他带来不同的乐趣。这和欧洲传统里关于迷宫的神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迷宫里,一个人总是想要走出去;在迷楼里,这个人却尽情享受留在里面的经历。”^[1]

不管安藤、柯布西耶还是路易斯·康都只是那些将迷宫的空间语言推向某种极致的建筑师之一,同时他们的建筑又都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三种迷宫也就是三个原型。当人们将他们的迷宫意象放回到城市或者文化等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虑的时候,它们多样的意义能够启发更多的追问。“一栋房子——一座宫殿”,当柯布西耶这样宣布他的建筑理念时,他暗示了哪怕最小的住宅也应该具有精神上的完整,它应该如同其古代先例——比如米诺斯城一样,复杂而难窥全貌。在安藤和路易斯·康那里,迷宫是否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隐喻?尽管二者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体验方式,但面对复杂的城市文脉都选择了高度自律的态度——两位建筑师从不打算参与现实,而只是表现现实。对古典主义者来说,以建筑的方式创造也就意味着构筑一座迷宫,它们借着20世纪的新语言回归典雅的乌托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世纪暗淡的曙光下,似乎只有迷宫能够成为人的栖息之地,它的难以琢磨使商业收编变得无利可图,政治的归顺更无从谈起。正如安藤对它的类型的反复实践,迷宫的意象显示了反身回到诗意栖居的能力,它重新建立感知和世界的联系,将世界的宽广安排在循环往复的游戏之中。

注释:

[1]引自 Alessandra Latour. Louis I. Kahn: Writings, Lectures, Interviews. New York: Rizzoli, 1991. p132. 原文如下:“...So I drew the ambulatory to respect the fact that what is being said or what is felt in a sanctuary was not necessarily something you have to participate in. And so you could walk and feel free to walk away from what is being said.”

[2]参看 David B. Brownlee, David G. De Long.

Louis I. Kahn In the Realm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Oct.5, 1997.

[3]Gerry Coulter. Louis I. Kahn: the Timeless Art of Light and Form. Euroart, 2008, Issue 7.

[http://www.euroartmagazine.com/new/?issue=14&page=1&content=168]

[4]同上。原文如下: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posed by thought has involved what to do with dialectics and contradiction. Kahn possessed a rare appreciation for contradiction and like other important thinkers of recent times was not distracted by the simplicity of dialectics or syntheses. Contradiction was key to his radical reversal of the modern view of progress as unidirectional and it appears in many of his buildings...Such an appreciation for contradiction also appears in his First Unitarian Church and School in Rochester, New York and at the Salk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ornia. It appears repeatedly in many of his unbuilt plans (see Larson, 2000); it approaches perfection at his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in Ahmedabad; and its apotheosis at Sher-e Bangla Nagar. As in his reversed arches in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rotection against earth quakes), his designs drew on ideas extant since at least Leonardo's time in the West.

[5]引自 David B. Brownlee, David G. De Long. Louis I. Kahn In the Realm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Oct.5, 1997. p417. 原文如下: Kahn described the city center as "essentially a labyrinth of pedestrian ways threading in the environment of great buildings and varied activities."

[6]参见董豫赣.建筑物体.建筑师, 2007, (2): 30-36 页。

[7]引自[美]宇文所安著.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田晓菲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第4页。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斯·弗兰姆普顿著.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王俊阳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2][意]阿尔多·罗西著.城市建筑学.黄士均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下转第13页)

(上接第9页)

[3]董豫赣.建筑物体.建筑师, 2007, (2)

[4][美]宇文所安著.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田晓菲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Robert McCarter.Louis I.Kahn.London: Phaidon, 2005

[6]H. Ronnner, S. Jhaveri.Louis I.Kahn Complete Work 1935-1974. Boston: Birkhauser, Jan.1, 1988

[7]David B.Brownlee, David G.De Long.Louis I.Kahn In the Realm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Oct.5, 1997

[8]Kazi Khaleed Ashraf, Saif UI Haque. Sherebanglanagar: Louis I.Kahn and the Making of a Capital Complex.Dhaka: Loka Publication, Sep.9, 2002

[9]Alessandra Latour.Louis I.Kahn: Writings, Lectures, Interviews. New York: Rizzoli, 1991

[10]Vincent Scully.Jehovah On Olympus: Louis I.Kahn and the End of Modernism.Monografias de Arquitectura y Vivienda, Feb.2001

[11]Sarah Williams Ksiazek.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Fifties: Louis I.Kahn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Complex in Dhaka.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3, Vol.52 (No.4)

[12]Sarah Williams Ksiazek.Critiques of Liberal Individualism: Louis I.Kahn's Civic Project, 1947-57.Assemblage, 1996, No.31

[13]Gerry Coulter.Louis I.Kahn: the Timeless Art of Light and Form.Euroart, 2008, Issue 7

[http://www.euroartmagazine.com/new/?issue=14&page=1&content=168]

图片来源:

图1: Monografias de Arquitectura y Vivienda, Feb.2001

图2、5:<http://www.bababian.com/picturedetail?pictureID=E70BE2CE4C7169FB3喆3F2A790063DABB3DT>

图3: <http://www.quondam.com/88/8778.htm>

图4: <http://www.jimandellen.org/gothic/piranesi2.jpg>

收稿日期: 2009-04-20